

时光深处的重逢

□尚庆朝

周日出差,下午约见了好久不见的老战友老苏,相谈甚欢,晚上他留我吃饭,我怕耽误了行程,婉言谢绝了。就在这时,他习惯性抬起左手看表——那枚裹着岁月的表盘,瞬间勾住了我的目光,我忍不住开口:“老苏,你这表,藏着不少故事吧?”“咋突然问起这个?”他愣了愣,眼里浮出几分疑惑。“这表看着得有几十年了,可不是寻常物件。”我指着表盘上的纹路,语气笃定。一提这块表,老苏的话匣子立马打开了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,石家庄手表厂出了两款经典表:男款“太行”,女款“红莲”。1984年,他姐夫先买了这块“太行”,下地干活全靠它掐时辰。1988年,姐夫把表送给了他——这是老苏人生中第一块手表,戴着去学校时,连走路都不自觉挺直了腰杆。

两年后,他戴着这块“太行”参军,一起扎进了火热的军营。擒拿格斗时记训练时长,政治学习时卡着发言节奏,操场跑步、学习汽修、睡前读报……就连夜里睡觉,表都搁在枕头旁边。它看着老苏从农村入伍,一步步成长为眼神坚毅的解放军战士,直到转业,从未缺席过他的每一步成长。

时光一晃多年,这块表再次被想起,已是2017年。

那年老苏迷上了老物件,煤油灯、竹篮子、旧钟表收了一屋子。他翻出抽屉里的“太行”,指尖摩挲着表壳:直径约3厘米的表盖泛着旧光,26厘米长的表带磨得发毛,锈迹斑斑的时针还能看清刻度,可拧动按钮,表却纹丝不动。没办法,他揣着表,找到市区一家修表铺。

修表的大姐原是手表厂的职工。听老苏讲完表的来历,大姐小心拆开表芯,上油、擦拭、调试,折腾了小半天,表终于又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声响。见表带烂得没法用,大姐建议换条新的,说要200多元,老苏没半分犹豫——他盯着表带背面的大写“T”(太行首拼字母的标志),只觉得这钱花得值。

“当年男女青年能有块‘太行’或‘红莲’,那可是风光的事情!”大姐收拾工具时感叹道,“这表当初按防水、防

震、防摔做的,能留到现在不容易。就是以后零件坏了,怕是很难找到配件。”

老苏听完了,从兜里又掏出一块“太行”：“大姐您放心,这是我在旧货市场淘的,才20块钱。以后真要换零件,它还能当备用。”大姐一看,当即竖了大拇指:“你这人心细,给你点赞!”

“淘来的表成色再好,也比不上我这块。”老苏摸了摸表的表盘,眼里满是珍视,“它陪我走了这么多年,每一声‘嘀嗒’,都记着过去的日子。”

讲完表的故事,他突然问我:“石家庄的时光街,你还记得不?”我立马点头——那就在我们老部队的隔壁,当年训练结束,常去街边吃碗面。

老苏接着说,时光街这根,其实和石家庄手表厂紧紧拴在一起……

1973年7月,石家庄手表厂开始筹建,最终选在了郊区西南角——北杜村、西岗头村和瓮村的交界处,也就是现在时光街与槐安西路交叉口的西北角。据《石家庄市地名志》记载,当时手表厂占地124亩,建筑面积超一万平方米,在当年算是不小的厂子。

建厂前,北杜村里有条南北向的土路,能通到中山西路,手表厂就建在土路南端的西侧。1974年,为了方便运货、完善配套,土路被铺成了柏油路。因为手表是计时的,藏着“时光”的寓意,这条街便得名“时光街”。

如今,时光街还在续写故事。2004年,它被改造成美食街,300多家商户让这里成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;近些年又做了景观升级,以“时光”为主题装了夜景灯、建了网红打卡点,成了石家庄人爱去的精品街。

文化也没断档——手表厂的老手表被纪念馆收藏,部分老宿舍区改叫“时光园”,把那段与“时光”有关的岁月,稳稳留住了。

临走时,老苏又抬腕看了眼“太行”表,表的“嘀嗒”声和远处时光街传来的热闹声,好像慢慢叠在了一起。其实这块表和这条街一样,都藏着岁月的印记:见证过时代的起落,也装着老苏与这座城市,最温热的独家记忆。

父亲的脊梁扛着家

□许同印

我爹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,手上的茧子能磨破草绳,他总说,自己打小就泡在苦水里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没地没家,那座漏风的破庙里,藏着他大半个童年。直到分了田和宅基地,用土坯掺着碎砖瓦搭起一间小房,一家人总算有了能遮风挡雨的“窝儿”。

在家里,爹的手像藏着魔法,再难挨的日子,经他一琢磨,总能挤出点儿甜来。听娘和姐姐们说,当年,我还没出生,生产队记工分,为了让家里人吃上一点儿肉,他自己琢磨着炒制火药、做火铳,农闲时,去几十里外有水的漳河滩、卫河两岸,用自制的火铳打些大雁、野鸭回来。把大雁翅膀上的羽毛,一根一根地按长短排齐,用自己搓的细麻绳穿起来做成扇面,木扇柄放进槐籽煮的水里泡上两天,捞出来,就成了亮眼的明黄色。他捡根细棍蘸着娘染布剩下的颜料,在扇柄上画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,或是一只翘着尾巴的小鸟,一把好看又趁手的扇子就成了。肉煮熟了,爹和娘都舍不得吃,拿出来一些给孩子们解馋,大部分拿到集上卖几个钱,他把熟肉装进瓦盆,再放进麦秆编的保温草箱,天刚蒙蒙亮,就背起装了肉的草箱、提着羽毛扇子去赶早集,把换来的钱一分一厘攒着,慢慢把日子往亮处拽。

我记事时,已经分田到户,邻居们都忙着种粮食,爹却把挨着村子的那块地留出来种瓜果蔬菜,殊不知,种瓜果蔬菜绝非易事——浇水、除草、打药、剪枝、搭架,比种粮食累多了。他跟娘说:“种瓜果蔬菜好卖钱,远比种粮食划算。”

此后,爹就更忙了。天不亮,村里还静悄悄的,他就扛着锄头去了菜地。翻地、撒种、浇水,盼着种子能早点儿长出来。翻地时,他弓着腰,一锄头下去能翻起一大块土,动作又快又匀;撒种时,他捏着种子的手特别轻,

像是怕碰疼了它们;菜苗刚冒芽,他就蹲在地里,一只一只抓虫子,指甲缝里全是泥,却连一棵小苗都舍不得伤。夏天太阳毒,他顶着日头除草,粗布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给蔬菜浇水全靠肩挑,爹挑着水桶,去村口井里打水,一担百十来斤的水一趟趟往菜地送,腰压得弯弯的,额上青筋都鼓起来了,挑完一趟,得歇好长工夫才能缓过来。

最难忘我读中学那年,放学路过菜地,顺道拐进去看了一眼,就见爹光着脊梁,一条腿跪着往前挪,正给刚种下的白菜苗盖叶子。因为是三伏天,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,他怕菜苗被晒死,特意摘了梧桐叶盖在上面。许是风把叶子吹跑了,他就那么跪着,一棵一棵重新盖,像呵护襁褓里的孩子一样,护着那些嫩生生的绿芽。

我喊了声“爹”,快步赶过去。他后背晒成了紫铜色,结实的脊梁上满是大小不一的水泡,有的亮晶晶地鼓着,有的已经破了皮。我又怕又急,拉着他胳膊喊:“爹,您后背都是泡儿,快歇歇吧。”手一碰,不知哪个水泡破了,水顺着皮肤往下淌。爹疼得“哎哟”一声,却摆摆手:“没事,没事,你赶紧上学去。”说着,从脖子上扯下那条能拧出水的毛巾,往背上一搭,继续跪着往前挪,膝盖在泥地里蹭出两道浅痕,像两把小刻刀,一下接一下地刻在我心上。

就是这样,爹像块被岁月捶打过的石头,再重的苦难都压不垮他。他那厚实的脊梁,扛起的不只是一家人的温饱,更是日子里的盼头儿。他护着那些菜苗的样子,就像护着我们姐弟几个,生怕有半点儿闪失。后背上被太阳烤出来的水泡,像一颗颗饱满的露珠,悄悄滋养着我们长大。每次想起爹那个被太阳晒得发亮的后背,我的眼睛就忍不住模糊,犹如被他后背上的汗水浸得沉甸甸的。

辣椒裹满乡愁

□牛艺璇

记忆中的秋天是从屋檐下挂满的辣椒开始的。

房前屋后,田间地头,目之所及皆是粒粒通红、颗颗饱满的辣椒,像是璀璨的红宝石,镶嵌在秋日的大地,点缀着丰收时节的欢愉喜庆。经过时光漫长的春种夏耘和日复一日的翘首以盼,乡亲们总算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秋收,整个原野之上,随即热闹起来。每每此时,我总是被时光牵引,记忆的潮水便会在多年前的秋色中逐渐聚合,最终十分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之中。

记得那时,外公外婆的身体还很硬朗,大半辈子土里刨食的生活养成了他们闲不住的习惯,土地给予他们的亲近之感,也促使他们在每一个天未放亮的清晨便早早下地干活了。他们蹲在田地里,佝偻着腰身,手脚麻利地采摘着辣椒。当辣椒采摘殆尽,装满架子车上的竹筐时,太阳才从东山顶上爬了上来。

采摘回来的辣椒,小山似的堆在房檐下,此时便到了最重要的环节——穿串。穿串的目的是让辣椒自然风干,便于后期用石臼捣碎,从而制作出香气四溢的辣椒面。用来穿串的辣椒,必须是色泽红亮的,因此还需仔细挑选。穿串的针大概有20厘米长,外婆右手持针,左手抓着辣椒,动作娴熟,游刃有余,针头从辣椒把上穿进去,然后顺着线撸到底,一针一针,一个一个,像叠罗汉一样。不多久的工夫,一米多长的辣椒串便穿好了,然后外婆用手托着,外公则站在高凳子上,把辣椒稳稳当地挂在檐木上,直到一串串辣椒瀑布似的挂满整个屋檐。

而那些熟度不高,且色泽品相稍逊一些的辣椒,则被用来爆炒。外婆是炒辣椒的好手,经她炒制的辣椒香而不辣,我总是猴急地将刚出锅的辣椒夹在热馒头里,一口咬下去,椒香和面香便在口腔里四散奔走,我也被烫得龇牙咧嘴,因此少不了被外婆嗔怪。更多的时候,她总是满脸笑意地看着我,眼睛里的光足以照亮我整个童年。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,许多年后,依旧如新。自此,热馒头夹辣椒便成了我心心念念的佳肴美味,也成了我至今都无法割舍的浓浓乡愁。

老家的相册里,夹着一张在舅舅家屋檐下拍摄的照片,那是1995年的秋天,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时年姐姐8岁,我6岁稍大一些,我们站在垂满屋檐的辣椒下面,眯着眼睛,咧着嘴笑,像是读懂了农人的不易和丰收的喜悦。红红火火的场景,给我一种仓廪俱实的踏实感,而这种来自皇天后土和雷霆雨露的伟大馈赠,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获得都替代不了的。

如今,我每天吃着不同的饭食,虽然美味可口,营养丰富,却全然没有儿时咬一口热馒头夹辣椒的满足感。清贫年代里滋养过的肠胃,就像那个年代一样,没有无休无止的欲望,只有温饱无虞的知足。也正因那个年代的简单纯真,所以才让我在许多年之后,依然会时常沉浸在裹满辣椒的乡愁中,回望老去的岁月,追忆已故的外公外婆。



本版邮箱: yzwbwszh@163.com